

GU DIAN MING ZHU

BIAO ZHUN

DU BEN

四书校注

【 古 典 名 著 标 准 读 本 】



陈成国·撰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书 / 陈戌国校注.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ISBN 7-80665-412-7

I. 四… II. 陈… III. ①儒家 ②四书—注释

IV. B22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030599号

四书校注

作者 陈戌国

责任编辑 曾德明

装帧设计 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电话: 0731—8885616(邮购)

邮编: 410006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27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7-80665-412-7/G·365

定价: 17.00 元

承印: 长沙银都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长沙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隆平科技园高家坡路

邮编: 410126 电话: 0731—461419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四书校注序

唐代韩退之、李习之、赵宋司马君实与二程对后来被称为“四书”的古代文献已经重视有加。特别在南宋朱熹鼓吹之后,直到清末,《四书》为士子必读、熟读之书。因为不这样,莘莘士子就没有进身之阶。当时统治者要利用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就在《四书》里,士人读好了《四书》,才会得到赏识。明清两朝已有少数人反对《四书》的孔孟之道,嘲笑让《四书》禁锢了头脑的儒生。清亡之后,《四书》宣扬的孔孟之道遭到两次大规模的严酷的批判:一次在上世纪的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在上世纪的“文革”时期。经过这两次大批判,特别在后一次“革命”之后,《四书》在扫除之列,地位一落千丈,这个命运与《五经》一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中,不知《四书》为何物者居多。

可是时至今日,不知《四书》为何物的中学生不多了。大多数中学生知道:《四书》(又称《四子书》),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论语》一书大多是孔子的话,《孟子》一书大多为孟轲的议论。知道写《大学》者传为孔子学生曾参,写《中庸》者为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的中学生也很不少。

不是因为《四书》又成了读书人找出路的阶梯,而是因为《四书》宣扬的思想的大部分毕竟应该归属于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这是《四书》与《五经》相同的地方。如果不是



这样，现代国民（包括肩负中华民族希望的年青人）怎么会接受《四书》之类的古籍？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要《四书》（还有《五经》）何用？

孔子讲过的话，当然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然而试看《鲁论语》，从第一篇《学而》到第二十篇即最末一篇《尧曰》，从《学而》开头三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到《尧曰》最后三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总归是大多有些道理。这里引录的六句话，除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一句不能让现代人无疑，其他五句都是对的。《论语》记录的孔子的话，上个世纪以来最为人们所不满的一句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句惹恼了大多数人（其中光是妇女就占了半边天）。其实，这是由于两千多年来人们误解了孔夫子的原意，我们已在《论语·阳货》有关注释中阐述词源，以正视听。不能说孔子这句话的原意根本没有问题，然而可以说：问题并不像历来人们所批判的那样严重。

《孟子》的问题大于《论语》。韩退之说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我们倒宁愿说：“孔与孟，大醇而小疵。孟之疵，实多于孔。”孟子学霸气太盛，不如孔子谦和。然而，他的一句“民为贵”，就足以使他永垂不朽了。

《大学》《中庸》篇幅远不及《论》《孟》，然而各自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而同样不朽。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宣传的思想。为国为天下，从我自己做

● 看《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九《读荀》。

起,从我自家做起,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从我自己做起,就必须“慎独”,这也是《大学》提倡的重要思想。《大学》还告诉世人“生财有大道”,这个“大道”已经引起国家当代领导人的注意。●《中庸》宣扬的两个平凡而伟大的道理,一是中庸之道,一是慎独之道。这里说“慎独”,应迟于《大学》,与《大学》说的修身,《论语·学而》记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与《孟子·公孙丑上》说的“不动心”之道,无疑有相通之处。而中庸之道实难能而必备,无论个人、政党与国家都不应该有悖于此道。非左即右总有偏差与损害,不左不右最好。可是要真能中庸并非易事,所以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合而言之,《四书》说的是真正的孔孟之道(《五经》则未必都是,甚至可以说大多不是)。曾经有过不屑或者不准或者不敢谈论孔孟之道的岁月。革命者认为孔孟之道和宣扬此道的《四书》只是朽腐,只是反动,只是垃圾,毫无价值。其实《四书》和孔孟之道本身的错误以及罪恶并不多,成为问题和罪恶的是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利用《四书》宣扬的孔孟之道为自己服务,而秉承统治阶级意旨的文化人宣扬其中确实存在的腐朽甚至反动的东西,或者歪曲其中某些观点,让这些东西禁锢了为数很多的不能用自己的脑袋明辨是非的士庶人的思想。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四书》(还有《五经》)宣扬的思想意识,其实有些部分并不限于某一个阶级才能接受和利用,而是大多数人甚至全人类的思想财富。就说孔孟之道吧,此道有关乎中国古代修齐治平之术至鉅,于今还可资借鉴。

● 见 2003 年 3 月 18 日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研究而言,熟读《四书》,了解孔子经由曾参、子思而传至孟子的儒家道统,这有助于把握从孔子、曾子、思孟学派到宋元明清理学与心学诸子的思想脉络。所以,前文就《大学》《中庸》言及所谓实践与理论意义,即使扩大到《四书》整体,亦未尝不可以言之。

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如下四点意思:

一,所谓“四书学”,只是经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四书学”是经学发展到南宋及其后的产物。四书之中有《大学》《中庸》两书,本来只是小戴辑《礼记》的两篇文章。所谓“四书学”与“五经学”,这两个大概念中有部分的交叉。这都是常识。既如此,怎么能说用“四书学”取代“五经学”呢?如果说《论》《孟》之学与“五经学”对举,那倒是没有概念的交叉与混淆了。

二,朱熹有《读论语孟子法》一文,其中引程子语:“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论语》《孟子》与六经(《乐经》亡后为五经)有关,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论》《孟》不可能取六经地位而代之,《论》《孟》之学不可能取代《五经》之学,因为代替不了。《论》《孟》记录孔子孟轲平时的谈话,比《五经》浅显。就内容范围与所论深度而言,《论》《孟》凭什么取代《五经》呢?《论》《孟》之学能取代《五经》之学吗?如果清朝以前的经学只有《论》《孟》而没有《五经》之学,岂不黯然失色?

三,据说元代就有以四书学取代五经学的举措,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就我们所知,元代儒学名人看重所谓“四书学”,只不过视之为进身之阶与入学初步而已,何曾胆敢弃《五经》于

不顾？许衡撰的《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课蒙之书”而已[●]，能取代他的《读易私言》吗？吴澄撰《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又岂是元人关于《四书》的著述可以取代的呢？也许有人会说：元延祐后科举只考《四书》，那还不是以《四书》学取代了《五经》学吗？我们要问：科举考试能够算是真正的学术吗？有个不恰当的比方，现在的各级考试（包括高考），能够取代学术界的学术事业吗？显然不能。

四，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他自有其道理，读书人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读《四书》。但是不一定非按他规定的顺序不可。我们的意见，就按通行本《四书》排列的顺序读下去好了。或者依四子在世先后，先读孔子，次曾子，次子思，然后孟子，又有何不可？

朱熹又说：“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这样讲，又有是有非。书不读，理不明。然而读书要循序渐进。比较而言，《四书》“易晓易解”，不是最难读的书。人们从《四书》可以学到好些道理。这样说是对的。可是，如果说读《四书》容易得很，则不尽然。如果说读了《四书》就什么书都能读了，什么道理都能懂了，什么事情都能办了，亦不尽然。举例说，读罢《四书》就能一下子读懂《五经》了吗？怕未必。朱子一生于中国

●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六。

● ●《朱子语类》卷第十四《大学一·纲领》。

人文学术思想多有研究,贡献很大。他著述甚富,在《易》学、《诗》学、《礼》学、《四书》学诸领域都有可以代表当时学术水平的力作问世。但他的经学研究毕竟有些缺陷,他自己就没有做到“无书不可读,无理不可究”。我们当然不应该苛求前贤,因为我们更做不到无书不可读,无理不可究,无事不可处。我们知道朱子讲过不少道理,但他也讲过一些过头话,讲过一些不够有道理的话。上面引录的朱子的话,也许只是为了提倡读《四书》罢了。我们的意见,总之是:学海无涯,而《四书》实实在在值得多读。

希望我们的《四书校注》对读者诸君有益。不当之处难免,随时恭候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是为序。陈戍国 2003 年 11 月写于湖南大学。

目 录

四书校注序	(001)
大学	(001)
中庸	(019)
论语	(055)
学而	(056)
为政	(060)
八佾	(065)
里仁	(072)
公冶长	(076)
雍也	(082)
述而	(088)
泰伯	(093)
子罕	(098)
乡党	(104)
先进	(109)
颜渊	(115)
子路	(121)
宪问	(127)



001



卫灵公	(137)
季氏	(144)
阳货	(149)
微子	(157)
子张	(161)
尧曰	(168)

孟子

梁惠王上	(171)
梁惠王下	(172)
公孙丑上	(182)
公孙丑下	(194)
滕文公上	(205)
滕文公下	(215)
离娄上	(226)
离娄下	(236)
万章上	(248)
万章下	(260)
告子上	(271)
告子下	(281)
尽心上	(294)
尽心下	(307)
尽心下	(321)

附录 征引与参考主要书目

大学

《经典释文》引郑玄《三礼目录》：“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依郑君的意思，《大学》讲的就是博学可以为政的道理。小戴辑《礼记·学记》：“比年入学……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孔疏：“‘此大学之道也’者，言如此所论，是大学贤圣之道理，非小学技艺耳。”“大学，谓天子诸侯使学者入大学学习先王之道矣。”今按：依《学记》的意思，“博习”（孔疏解释为“广博学习”）在“小成”之列，还没有达到“大学之道”的境界。综合《学记》以及孔疏的意思，大学可以指学习圣贤之道的学业，也可以指领悟圣贤之道的境界，还可以指学子求学的高级阶段，高层政府设立的高级教育机构。读《大学》本文，可知其将大学之道归结于明德、修身、“亲民”、为政，并未将博学作为论点。郑君《三礼目录》指出了《大学》的宗旨（“可以为政”），而其关于“大学”的带定义性的说法不能算十分准确。程子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我们不知道程子把《大学》说成孔子之书有何根据。后来朱熹《大学章句》既引程子把《大学》说成“初学入德之门”，又自作主张把《大学》说成“大人之学”。难道儿童入学不能算是初学吗？用于明德、修身、“亲民”、治国、为政的圣人之道又岂是初学就能领悟的呢？可见程朱之说亦不尽相合，不尽可信。朱熹又辑有《小学书》作为当时启蒙读本，其宗旨是鼓吹读书人从小就要学习做合符圣人之道的事（孔疏所谓“小学技艺”也应该不违圣人之道）。可见朱熹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引导大人（区别于童蒙的年轻人）学习圣人之道的指南。



001

大学

[经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①，在亲民^②，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③。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④。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⑤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⑥

[今注]

①郑注：“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前一“明”字为动词，有推崇而彰显的意思。后一“明”若非衍文，则应为形容词，有盛明的意思。明明德，意即推崇而彰显盛明之德。另有一解。《尔雅·释训》：“明明，察也。”明明德就是察德。 ②“亲民”之亲，程子以为当作新，朱熹从之。今按：《大学》下文解释“亲民”，引《康诰》“作新民”，又引《盘铭》与《诗》突出“新”字，可以证明程朱此处推断不为无据。又按：金文（譬如中山王璽鼎铭）“亲”作新（新），可以证明“新民”写作“亲民”的由来。 ③《尔雅·释诂》：“格，至也。”《大学》郑注：“格，来也。物犹事也。”《说文》段注：“此接于彼曰至，彼接于此则曰来。”格物，意即研究（考察）万事万物。知识必须通过对事物的研究才能得到。 ④后世说的“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所谓修齐治平之学，实源于此。⑤“壹是”，郑注：“专行是也。”朱子《章句》：“一切也。”“壹是皆”就是“一切都”，准确而通俗好懂。⑥以上为本文第一部分，说明大学之道内容有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概论修齐治平的途径及其关键（“修身为本”）。

[经文]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①，此之谓自谦^②。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③，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④，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⑤，心广体胖^⑥，故君子必诚其意。

[今注]

①“恶(wù，与‘悟’音同)恶(è，与‘厄’音同)臭”，厌恶臭秽之气。“好(hào，音同‘浩’)好(hǎo，音与‘郝’同)色”，喜欢美色。②自谦(郑玄、朱熹都说此字读为谦，qiān，音同“歉”)，自然而然，自以为快慰、满足。③厌然，郑玄说是“闭藏貌”，朱熹意同。按：“闭藏”这里可以理解为掩饰的意思。④这个“然”字可以属下句读。⑤富润屋，德润身：富裕人家才能将房屋修建、装饰得美观有气派，有道德的人才能显得形象光彩。比喻充实自己并注重道德修养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⑥心广体胖(pán，与“盘”同音)：内心宽广，身体安泰舒适。

[经文]

《诗》^①云：“瞻彼淇澳^②，萋竹猗猗^③。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④。瑟兮侗兮，赫兮喧兮^⑤。有斐君子，终不可

喧^⑥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侗兮”者，恂慄^⑦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⑧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今注]

①这里引的是《诗经·卫风·淇澳》的句子。 ②澳，又写作奥，音 ào (旧时读作 yù，与“玉”音同)，这里指山水弯曲之地。淇澳：淇水之湾。

③《尔雅·释草》：“葍，王刍。”郭璞注：“今呼鴟脚莎。”猗(yī，音同“衣”)猗，美盛貌。 ④《诗经》中句式，凡形容词前加一“有”字者，其意思与同一形容词的重叠相当。“有斐”就是斐斐，陆德明《释文》解释为“文章貌”。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文采盎然。《尔雅·释训》：“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大学》下文也有这些话。)郭注：“骨象须切磋而为器，人须学问以成德。玉石之被雕磨，犹人自修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骨、象、玉、石必须切磋琢磨，才能成器，比喻人们必须加强学习，注重修养，久经锻炼，方能成才。“切磋”“琢磨”两词出于《诗经》此诗。 ⑤瑟，sè，音与“颜色”之“色”同，这里是严肃、矜持的样子。侗，xiǒng(与“险”同音，一说读 xiàn，则与“现”音同)，《说文》解释为“武貌”；以全诗基调而论，应该是庄严、敬畏的意思。赫，显赫，这里指面貌。喧，由宣扬、喧腾而彰著，与“赫”义近。“赫喧”是联绵词。 ⑥喧，一作媛，音 xuān(与“宣”音同)，忘记的意思。 ⑦恂，郑玄注：“或作峻，读如‘严峻’之峻。”《释文》：“依注音峻。”又云：“一音思句反”，则可读 xún(音同“旬”)。慄(音与“栗”同，lì)。恂慄，严厉的意思。 ⑧这里引的是《诗经·周颂·烈文》的句子。於戏，读 wūhu(音义与“呜呼”同)，感叹词。“前王”，指周文王武王。

[经文]

《康诰》曰：“克明德。”^①《大甲》曰：“顾谟天之明命。”^②《帝典》曰：“克明峻德。”^③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④《康诰》曰：“作新民。”^⑤《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⑥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⑦《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⑧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⑨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今注]

①《康诰》为《尚书》篇名。克明德：能够尊崇而彰显德行。《礼记·礼运》：“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郑注：“明犹尊也。”可见“明”有尊崇的意思。“明”者显明，固为常训。 ②《大甲》也是《尚书》篇名。郑注：“顾，念也。谟犹正也。”孔疏解释此句意思说：“伊尹戒大甲云：‘尔为君，当顾念奉正天之显明之命，不邪僻也。’”今按：顾为顾念，也算是常训。谟，与其解释为“奉正”，不如解释为“尊奉”。 ③《帝典》指《尚书·尧典》。“克明峻德”，意思是说：尧能自明其大德。峻，这里是高大的意思。 ④汤之盘铭：指商汤时期在沐浴用的盘上刻的告诫或自警之词。“苟日新”之苟，孔疏解释为“诚也”。因为盘铭全文至今不可得见，我们无法判断此字究竟是作副词还是作关联词用。如果意思是诚信敬业，那么此字当作“苟”（《说文·苟部》：“自急救也……犹慎言也”），读 jǐ（音“计”）。三句连接一贯，意思应该是日复一日，精进不已。 ⑤“作新民”，在《康诰》本是将殷民改造为新人的意思。《大学》此句意为鼓励求学者自觉改造，不断自新。 ⑥这里引的是《诗经·大雅·文王》

的两句,意思是:姬周立国虽然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文王由于能日新其德,所以他能接受上帝赋予的更新天下的使命,使姬周显得年轻而充满活力。⑦“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是《诗经·商颂·玄鸟》一诗中的两句。原意为:殷商国幅员辽阔,为人民安居乐业之地。畿(jī,音与“机”同),这里指国土疆界。⑧这两句诗见于《诗经·小雅·绵蛮》。“绵蛮”双声,其义众说不一,可以肯定是“黄鸟”的修饰词。依毛传孔疏,“绵蛮”是说黄鸟微小的样子。小小的黄鸟还知道找个丘隅做归寓(落脚之地)呢。⑨“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这两句也是从《诗经·文王》引出来的。《尔雅·释训》:“穆穆,敬也。”於音 wū(与“乌”同音),叹美之词。《诗·文王》毛传与《大学》郑注:“缉熙,光明也。”“止”在《文王》一诗是语气词。郑注与朱熹《章句》解说《大学》引此诗句的“止”字,不将它讲成语气词,那是为了与前文《大学》开头所谓“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以及有关的解说相应相合。朱熹《章句》说:“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止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

[经文]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①。必也使无讼^②乎!”^③无情者^④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⑤。

[今注]

①听讼,听人家告状而断案。这一句意思是:当法官判案,我与其他法官相同。②无讼,没有人打官司。就是社会上没有争端,天下太平的意思。③《论语·颜渊》也有孔子这两句话。据《释文》,可知陆德明看到的《礼记·大学》引孔子这两句话,前一句作“吾听讼犹人也”,意思没有什么不同。毫无疑问,这两句话反映了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礼记·礼运》记孔子对“大同”社会的阐述相通。④郑朱注释都说“情”是“实”的意思。“无情者”,不诚实的人。⑤古今注家对“大畏民志”的

解说,或认为是“畏服民之心志”,或认为是“使民众畏惧”的意思。是谁“畏服民之心志”,“使民众畏惧”呢?大多学者认为是听讼者,少数学者认为是上层人物。上层人物可以是听讼者。这里问题在于:“大畏民志”既应该与紧随其后的“此谓知本”相联系,而这紧相联系的两句又应该与全文中心议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相呼应。《大学》前文已经肯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自“大学之道”与“修身为本”二者观之,考虑到“无讼”与“无情者”之间的内部联系,我们认为“大畏民志”之畏,与《礼记·曲礼上》“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之畏义同(郑注:“心服曰畏”)。《大学》郑注说“大畏民志”是“大畏其心志”,朱熹章句说是“畏服民之心志”,基本正确。但若解释为“使民众畏惧”,恐怕不是《大学》本意。今按:第二部分第一层意思到此为止(唯“所谓诚其意者”一段应属于第二部分第二层,说又见后)。这一层的大意是:引《诗》、《书》、汤之盘铭以及孔子,逐一验证第一部分提出的各个观点持之有据。

[经文]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①,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②,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③焉,之其所贱恶^④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⑤而辟焉,之其所教惰^⑥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⑦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⑧。”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